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6



文庫11
D 11
6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

甯都魏 禧水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衛定姜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

欲歸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父林而

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杜定姜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

也。杜林父孫良夫之子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

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杜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

左傳經世鈔

定姜一

卷十



010190548398

卿林不激晉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杜復林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杜孔達甯惠子立敬嬖杜定之子林獻

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林即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

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林夫賤者之稱杜定姜言獻公

余是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杜鱗

弟母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林即自是不敢舍其重

器於衛盡寘諸戚杜孫而甚善晉大夫杜備亂起欲以

年衛侯出奔傳

丁煒曰父歿不哀此孔成子所謂蹶其本者人未有
本亡而可為善者也婦人如此相子是見大之識○
獻公不哀而定姜知其禍衛國石惡不哀而成子以
為不有其宗故曰孝者百行之原惟送歿可以當大
事

曹子臧辭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杜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

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晉人

秦從役之勞。苦請諸侯。侯他年。林云。請于晉君。非。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杜公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杜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

焉。林。告罪於子臧。且請留。子臧以繫國人之心。乃反而致其邑。林。子臧反曹

祿。○處亂人之。間者當如是矣。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故。

不稱人以執此春秋例也愚按稱晉侯凡君不道於其

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杜此左氏稱人之

也杜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於玉而立之子

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

節也為○正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秋曹人復

請于晉本年夏曹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杜以曹人

子臧反可謂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杜不

義盡○可謂

賴韋曰子臧季札曹吳之賢者也國人奉之諸侯重

之當與國家同其休戚而乃矯一已守節之空名忘

社稷安危之大計亦何貴乎當僚光爭國光曰從先

君之命則在季子不從則宜在我使季札有如宋穆

公之所為受位而傳諸光得仁而利國弑奪之禍無

由而興顧乃托聘自出玩國禍而不恤乎故辭於諸

樊之時可也辭於夷昧之後不可也負芻之復視子

臧之反而後歸子臧於此使能聲大義以正弑逆之

罪則國法大明人心大順已縱不欲立昭共文宣之

後豈可無嗣者奔宋反邑但圖潔身何依違苟容一

至此乎吾故嘗曰子臧委和賢而未聞大義者也
 彭家屏曰負芻弑君自立人人得而誅之子臧不能
 借諸侯之師正弑逆之罪已失之於前矣及晉執負
 芻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遂反曹伯亦歸是負芻
 之歸子臧之力也弑君之賊而反右之抑何為哉然
 而晉亦失刑也夫

華元蕩澤

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蕩澤為司馬杜蕩澤公孫壽之子華喜為司徒杜華父
 孫公孫師為司城杜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
 寇杜鱗向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
 肥杜輕公室以為弱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
 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杜不能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彭士望曰華元以奔晉要桓族
 變生成進退明決於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杜華元
 義當以華元為法

戴公子孫公孫六官者皆桓族也鱗朱向帶魚府皆出

公桓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杜

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杜

澤并及六族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于反以免右師討猶有

宋圍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右師討猶有

戊恤杜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彭桓

氏雖亡必偏杜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講杜許

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林即蕩

師非桓族故使攻之彭士望曰此際用書曰宋殺其

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杜睢水名五大夫畏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難須看風

轉帆若太執太矯欲以市重遷延失機乃反元還魚府

不可及矣魚石諸人之奔可以為鑒乃反元還魚府

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以下元過

然華元自止而不可後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林澨水

乃騁而從真兒戲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閉宋城門登陴守禦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彭士望曰大作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

寇以靖國人杜老佐戴公五世孫

孔尚典曰事有險着必勢不得已而後行又貴見機
華元出奔乃義之所在故於魚石之止而請討既許
而反國更無遲緩若魚石等則可以不出舍者也當
日先斬蕩澤而止華元上也或華元殺蕩澤後自拘
於司敗次也何為出舍睢上及華元再止又逡巡不
返以自貽出奔之戚冒亂臣之誅哉

三郤害伯宗

晉三郤害伯宗

林郤蒯郤至郤犇疾其賢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杜晉賢大

夫伯州犁奔楚

杜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

地之紀也

至言凡謀害君子者是皆與天地為仇敵縱

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持撐自三皇五帝以來若無善人
只是小人庸人擠塞兩間只算得鳥獸草木狂狂榛榛
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
善人天地之紀善衆之主等語一句包蓄千萬種道理
卽聖人之經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杜既殺伯宗又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

必及於難

杜傳見雖婦人

魏禧曰伯妻數語將默足以容無道免於刑戮危行
 言孫等道理註脚得明白透痛直是閱盡人情世事
 愈老愈平乃得有此而出自閨房之口可謂明達矣
 彭家屏曰書曰籲俊尊上帝是舉賢所以敬天也傳
 曰善人天地之紀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是害賢所以
 逆天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况殺之乎卻氏之覆
 宗也有以哉○三卻殺伯宗韓獻子知卻氏之不免
 王允殺蔡邕馬日磾歎王公之無後其事畧同其言
 皆驗善人之不可罔害如此

晉敗楚于鄢陵

楚將北師

林楚居南方將爭鄭衛故曰北師

子囊

杜莊王子公子貞

曰新與晉

盟

杜盟在十二年

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杜老歸本邑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隧

林鄭地遂侵衛及首止

林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將叛之無民孰戰

杜為明年敗鄢陵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

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

杜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

可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杜為晉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

子罕伐宋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舉滕侯卒宋將鈕杜樂氏族樂懼

六世孫敗諸洧杜敗鄭也退舍於夫渠杜宋師退舍不做杜不

備鄭人覆之林乘其不備敗諸洧杜洧皆宋地獲將

鈕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杜在陳留雍為

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杜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俟也魏世傲曰苦心之言反覺詫異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世傲曰只從自必伐鄭乃

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杜代荀庚卻錡將上軍杜代荀

偃杜荀庚子佐之杜代卻錡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杜荀瑩下軍佐於是卻犖代卻犖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卑讓有禮故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古侯反耳杜鄭與

往杜非使也為楚子救鄭司馬杜子反將中軍令尹杜子重

將左右尹子辛杜公子王夫將右過申子反人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杜器猶用也

則可以戰如器杜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杜中

也各知其中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詩頌言先

無有二心莫不得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中正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成以補其闕杜闕戰此戰之所

由克也說得深細今楚內棄其民杜不而外絕其好杜

不建瀆齊盟杜不詳而食話言杜信不奸時以動杜禮

利周四月今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人恤所底旨又之其誰致成杜民不知君上之信

不知所從人各憂子其勉之申叔時知楚之必敗范文

恤所底至之地成深識之言而文子憂晉之必勝二公皆老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

也思慮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

紓憂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語有含畜有

後多少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眾散敗也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杜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荀林父奔走

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

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世微曰

暢發深憂遠慮千古名言。鍾惺云：深唯聖人能外內

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世微

曰：玩此一語則文子已預定必勝矣。前語甲午晦。楚晨

似怯不能料敵。豈知所怯正在勝敵哉。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未備。其軍吏患之。范匄杜士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林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

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為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

結陳于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陣前。次開營壘為戰

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文子受父之

訓戒。諸大夫也。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窳。勅彫反。林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不和。一：間也。王卒以舊。林楚王之親兵罷。鄭陳而不整。

林鄭師從楚。雖成。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

而不整。齊三間也。蠻軍而不陳。而不結陣。四間也。

陳不違晦。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杜喧也。

而加囂。杜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林六舊不必

良林王卒以舊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杜巢車車上樓櫓。巢說文。子重使大宰伯州犂

杜晉伯宗子侍於王後。合寫兩軍舉動指點如。王曰。騁

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杜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林伯州犂晉人知

之卒告苗賁皇。杜楚鬪椒子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共王。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賁扶云反。皆曰。國土在。且厚

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只是必大敗矣。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杜震下坤。曰。南國。蹇。子六射其

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

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國蹇。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有淖。淖泥也。杜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林晉

左右行違。步毅。杜即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

避於淖。左傳經世。卷十。鄢陵五。卷十。三。

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三軍之車敘於此處又是一法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

侯林欒書見公車陷淖故欲載晉侯以行鍼曰書退杜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

任焉得專之林言書既當元帥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戎御且侵官冒也杜載公為

官失官慢也杜去將而御為失官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

不可犯也鍾惺曰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乃

掀許言反杜舉也捧穀舉之則公軒起也公以出於淖癸已潘廑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黨潘廑之子蹲聚也發達七札焉其能陷

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杜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呂錡杜魏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尊異姓月

也杜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

泥亦及戰射共王中曰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戶講反伏攷他刀反杜弓衣也林中呂以一矢復

命妙想見技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疾如風皆致恭楚子使工尹襄林楚官名襄問杜遺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杜盛也有韎林韎赤色跗韋林韎赤色跗之跗注杜韎赤色跗

而屬於跗與袴也連林韋熟皮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

左傳經世沙學鄢陵六 卷十 三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聞杜猶也蒙甲胄不敢拜命杜禮介不拜敢告不甯君命之

辱杜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軍事肅手

肅使者而退穆文熙曰御至見楚子履下而又受其遺

而終至晉韓厥從也杜逐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

殺身也杜彭士望曰見此際精神一毫旁

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杜用不得凡危急之時尤須打逆

若遲迴兩顧鮮有不悞事者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穆文熙曰再辱國君謂射楚王及獲成乃止卻至從

鄭伯其右第韓胡曰謀輅五嫁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杜在閔乃內

旌於弑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知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

車右不同故首當御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杜王有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杜無虛

發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杜林以手搏晉人以投其

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杜扶廢樂鍼見子重之旌杜便與

不同敘得亦請曰此處忽接見旌攝飲一段左氏文每

整暇可觀喜忙中偷閒如此然於此追奔殺逐

之時敘遣使執榼之妙。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摩也。彼其子
 事方愈見整暇之妙。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摩也。彼其子
 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世做曰。用衆最難得整。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飲承
 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林御侍也。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某行
 識真力定。而於倥忽呼吸之際。效此迂濶不切之迹。適
 自取覆敗耳。做嘗讀北魏書。有裴燦者。精神閒邁。性
 迂緩。不達變刺。膠州日有青州賊耿翔等。入犯燦。日事
 交談。左右白賊已入州門。燦曰。可引耿王上廳。事自錄

部眾且付城外。頃之左右曰。賊至燦徐云。豈有此理。遂
 立遇害。每念及之不覺噴飯大笑。晉人每多此種意度。
 以當五胡雲擾。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杜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種
 雅度開羊。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
 陸之風。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杜復。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林蒐。閭車乘。秣馬利兵。林秣。穀
 利兵。修陳固列。林修。明行列。陳。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也。杜縱。楚囚。杜使之。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

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勿驕。只數語憂危箴戒情詞俱盡。謝

文游曰文子至此已辦一死然當眾得意極矜之際眼看不得胸中按納不下雖知無益聊自鳴苦衷而已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

還及瑕杜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

子反為中軍帥故云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林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其自歎盍圖之杜終二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杜子反名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歎王使止之可知王初命是實弗及而卒晉侯使卻至獻楚捷

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杜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

季林即卻至食邑于温季其字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杜佐新軍而

求掩其上能者位上而下人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

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杜為明年晉殺三卻傳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

陵杜前年戰還使其祝宗祈歿世倣曰國勢方張無故祈歿非平日功名權勢之念淡然

無與而忠君愛國之心篤摯不釋安得有此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反之又我使我速歿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六月戊辰士燮卒

魏禧曰鄢陵之捷卻氏益驕驕而至於掩上范氏益

退退而至於所歿兩人器量見識所差萬里卻亡而

范與有以哉○國語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

告單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

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

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數語尤深切警人○君縱無道不過歿耳未必至於

滅宗而文子汲汲所歿何哉觀其言曰難將作矣非

懼君之殺已也蓋君驕而臣強上下無常政出多門

國必有弑逆之禍於此而黨臣以成君君雖無道不

能辭亂賊之名於此而輔君以誅臣則君實無道不

可得而輔於此而中立則依違苟免非忠臣義士所

以自處是不如速歿而身不與見其事之為得也其

後欒荀弑厲公召句不往是深有得於文子之意者

若文子身佐中軍實為欒氏之貳豈能置此事於不

與已哉或曰文子不可出亡乎曰亡則絕屬於晉世

晉滅祖廟不祀子孫不保矣故曰范氏之福所謂殺身以存家者與○范文子方是真黃老後之學黃老而失者非壽則弱也

魏世儼曰甚矣酒之悞人家國也子反使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可謂詳審周密醉而未嘗廢職然王召而不能見致使前功盡棄縱敵身死爲天下笑觀晉人患之乃逸楚囚益可見○楚王傷目楚師已敗子反身爲令尹宜兢惕淬礪乃沈醉於酒死不足塞責矣

彭家屏曰主闇臣奸國難將作卽不勝楚爲憂方大况重之以鄢陵之功愈滋其驕穉之氣哉文子深慮遠識未戰則欲休兵旣勝則使祈死良臣心苦最正感人後世如晉武平吳山濤竊嘆其亦有見于茲事也夫○人臣義無外交况當軍旅之際哉卻至受楚子之遺弓而三肅其使是自取戾也不得專咎欒氏矣若子重飲欒鍼之酒與陸抗餌羊祜之藥其事畧同義有別裁未可與是同語也

聲伯請季孫于晉

戰之日杜鄆陵之役杜齊國佐高無咎杜高至于師杜衛侯出于

衛杜日獻公亦以是杜公出于懷杜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

見公杜宣伯杜通於穆姜杜欲去季孟杜孟獻子杜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杜會晉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杜婦人毒甚幸杜公子偃公子鉏杜

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杜公更立君杜公待于壞

墮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杜楚戰期杜使孟獻子

守于公宮杜石星曰宣伯通於穆姜脅成公以去季孟杜秋

左傳經世鈔

請季孫一

卷十

七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侯待

于壤隕以待勝者卻鞮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

諸侯。杜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杜猶譖也而有緩急之異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穆又命公如初。杜復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魏世倣曰此

公與季孟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杜鄭不

敢過鄭。杜畏鄭強子叔聲伯使叔孫豹。杜僑如弟僑如於是

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杜聲伯為食于鄭之郊師逆以至。杜聲伯

孫以必須所逆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世倣曰申晉七日哭聲伯四日

餓皆至性所不能強學食使者而後食。杜晉逆四日不至聲伯

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宣伯使告卻鞮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杜三字便打八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杜語尤切不可從也甯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杜無從也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

文而殺之我斃蔑。杜孟諫子時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杜

有貳心也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杜魯使子

此如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邱公還待于鄆。杜魯使子

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杜親魯甚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妙在說得二人在此而辭在彼者如管召仇也。請得甘心之類是也。有意在此而辭即在此者如朝亡之魯必夕亡之類是也。以魯之密邇仇讎。杜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杜言魯屬齊楚則還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妙在說得二人在此而辭在彼者如管召仇也。請得甘心之類是也。有意在此而辭即在此者如朝亡之魯必夕亡之類是也。以魯之密邇仇讎。杜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杜言魯屬齊楚則還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使大國當危難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杜無從也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杜

而殺之我斃蔑也。杜孟獻子時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杜

如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邱公還待于鄆。杜魯使子

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左傳經世

請季孫二

卷十

十

左傳

父吾祖

聞之矣

不棄而

魯國社

在此而

意在此

以魯之

為晉卻

君之命

林嬰齊

之言故

季孫於

忠乎信

私杜不

君若虎

赦季孫

子杜齊

比二僑

耶奔衛

左傳

孔子曰曰文子獻子於公申宮守備時卽當遣使告
晉以僑如爲亂緩期之故且僑如上淫國母謀去大
臣若能以會晉之師密速誅之則其禍息矣又僑如
公子偃輩非有羽父之疆故獻子居守卽無如何文
子反國僑如卽奔公子偃卽正國法可見僑如輩不
過恃穆姜欲爲難耳或謂誅僑如誠是矣如國母何
是不然穆姜逼公去季孟又指偃鉏曰是皆君也慶
父哀姜之禍明明見於目前豈得顧私情而陷母於
大惡哉夫以慶父材一語季友卽誅叔牙以靖魯也
况形迹較著莫甚於此乎不此之圖一則申宮傲備
而後行再則申宮傲備而後行幾使僑如得快其志
於晉公與季孟爲無謀矣

齊殺國佐

齊慶克杜慶封父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杜亦為婦人服

乘輦而入於閔杜巷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此豈可召而謂耶然申屠嘉實召鄧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魯桓公責齊姜國武子謫

決無中立之勢必須胸有定局然夫人怒國子相靈公

以會杜會高鮑杜高無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杜

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杜頃國

子知之觀此則知武氏於秋七月壬寅剛鮑牽而逐

高無咎

魏世倣曰國子乃無一言何耶齊靈公又出魯成下矣

無咎奔莒高弱杜無

咎以盧

杜高氏邑叛齊人來召鮑國

杜牽之弟文子而立之初鮑國

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杜亦施氏家臣吉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

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宰相之言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杜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

能危行言孫。魏禧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但攻人之陰

事最難自與豈國子即以鮑牽之言告慶克耶凡以人

陰事告人者必須度其人之慎密乃可是故項伯封而

曹無傷戮非忠佞不同所與之人異耳。孔之遠曰君

子處無道之國每以正言賈禍蓋君子既出一言久而

忘之小人欲報其恨則凝神注目如貓捕鼠見機即擒

彼即援此為証則君信之不疑而我亦無由辨如聲孟

子惡鮑牽因索客閉門即行其譖是也故曰其默足以

容。禮按出言而忘反授人以釁皆是一種粗疎君子

有體後黨人坐此正多若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

佐之帥師圍盧杜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杜請於諸侯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杜疾克淫亂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

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孔尚典曰齊侯圖國

佐先使其子出使于晉甯喜攻孫氏亦乘其父兄不在

呂卻欲誅里克而先使平鄭緩賂于秦古今欲誅渠首

者必離其黨待命于清杜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

陽平樂縣是為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杜前年國故

甲申晦林故字當屬上齊侯使豈不知士華免杜齊以

戈殺國佐於內宮杜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杜伏兵

不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棄會伐鄭專殺以穀

叛故也杜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言其罪

阿合馬天下義杜使清人殺國勝杜佐之子前年國弱杜

之况誅淫亂乎杜來奔王湫杜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杜皆

弟杜為司寇哀哉齊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杜佐

不祀

魏世儼曰鮑牽見慶克之為告國武子是矣武子不以告君誅淫亂之人是謂不忠召慶克而謂之是謂不知如廬殺慶克不自拘司敗更以穀叛是謂不臣
死猶有後幸矣

晉殺三卻

晉厲公侈多外嬖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豈

誅而立其左右胥童世胥克之子以胥克之廢也世宣八年

克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卻犇與長魚矯此人有樂王鮒之風爭田執而梏之世足械與

其父母妻子同一轅世繫之車轅可怨甚矣既矯亦嬖於厲公藥

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世鄆陵戰藥書欲

六間以欲廢之書小人哉盈之禍蓋於此乎使楚公子蔑告公曰此

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世鄆陵戰晉囚公子蔑以歸林卻

左傳經世鈔

成 晉殺三卻 卷十

兵

本傳... 卷十

以東師杜齊魯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杜荀釐佐

御犇將新軍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杜晉襄公會孫悼

乞師故云其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與秦檜之不然豈其

人讒以事君公而受敵使乎杜謂鄆陵戰時楚君盍嘗使諸

周而察之杜嘗試也無極諸人舉動也不宜出之于書○余嘗謂呂夷簡公

君子中小人也其心術作畧瑕瑜之間與樂書相似

使覘勅廉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林田獵之禮尊者先殺杜傳言卻至奉豕

於公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寺人敢奪卿奉

後猶未甚可知公曰季子欺余杜季子謂卻至公反以

至殺之已甚矣按殺亦厲公將作難林去諸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

是欺怨此等舉動雖悖謬然可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彭士望曰不必攻公曰雖

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一語使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數語有理有情有

力至之賢於書不

左傳... 卷十

殺三卻二

倍止百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

無用衆公使清沸離徒回反杜助之抽戈結衽杜裳而

偽訟者杜偽若二人將訟三卻將謀於榭杜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綺苦成叔雙於其位杜所温季曰逃威

也可隣遂趨杜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來故欲逃凶威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

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杜謂書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諸卿唯卻氏侈亦無

姦軌之言何謂也而又欲誅書偃盡其所忌亦臣請行

毒甚矣五王不誅三思則又惜其不知此耳林長魚矯請

去以避禍矯殺諸大夫以報私怨而固私遂出奔狄寵耳其力甚強其謀甚毒乃侃

侃然為義理正直之言而又先公使辭於二子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杜胥童劫而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

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

卿公遊於匠麗氏杜嬖大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

甸士甸辭猶有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隱孟

左傳卷之七 成 殺三卻三 卷十 天

姬之讒吾能違兵

杜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

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禧按韓厥保全趙氏卒立趙武所云吾能違兵意謂吾畜於趙氏趙氏有禍吾懼將及而猶能違兵以全趙氏違猶無也明已疆力不畏以見不從書偃弒君亦無所懼所以攝書偃之盛威也註云此古人有言曰殺時能去趙氏之兵示不與黨似未是

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

然焉用厥也

童杜以其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

其大夫杜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

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魏禧曰可戒可法

孔之達曰按胥童謀於厲公欲去大族而先三卻使卻氏聞此謀時告於欒氏中行氏與為結約則二氏必不助胥童以自害然後共清君側執胥童魚矯輩殺之亦何不可乃從容謀榭使魚矯得行其計嗚呼彼徒自恃其族之大而不知一人滅之有餘然二卻常害伯宗及欒弗忌此蓋天道不足怪也○禧按三卻多怨恐與二氏不和難相密約然此論可存

本傳卷之七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杜晉大夫弒厲公葬之於翼杜晉故都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杜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杜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晉人迎立悼公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杜晉大夫弒厲公葬之於翼杜晉故都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杜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杜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語便卑鄙，所以不終者，亦有出路。固已許書偃，以不歿矣。其抑人之求，君使所自處處書偃處厲公，經權無不盡妙。
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衛獻公告甯喜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急於得國，舉動錯。

左傳卷之七 成 迎悼公 卷十

摧按先去
小人次馬
百姓次任
賢者雖一
時並行却
仍有先後
之序

之傳維世錄

謬所以終致亂然如齊悼公之對陳乞曰器二不置君
二多難無故而示疑覺致僖子之泣其不於僖子亦
耳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杜與諸大夫盟而

入館於伯子同氏杜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杜曲沃武宮逐不

臣者七人杜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

可立杜不慧世所謂白癡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杜朝廟五日而

即位也厲公殺絕故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杜不縱私欲使魏相杜魏子士魴杜士會子魏頡杜魏子

顯杜魏子趙武杜趙子為卿杜此四人其祖父荀家荀會欒驪

韓無忌杜韓子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杜林

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驪也果使士渥濁杜士子為大傅

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為之使修范武子之法杜林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傅作執

貞子帥志博聞宣杜林右行辛杜幸將右行為司空使修士

為之法杜林士為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

元司弁糾杜即御戎校正杜主屬焉杜林國語知欒糾之

御戎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杜車右屬焉杜林國語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杜勇力皆車右

命故訓之以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杜省卿戎御而已

共時之使

左專巫世少成 迎悼公二 卷十 三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林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

魏絳為司馬林國語知魏絳之勇而

張老為侯奄林中軍主斥候之官國語知張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杜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

杜籍偃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杜程鄭荀氏別族

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杜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又結民無謗言四字

魏禧曰愚謂五霸之位當黜宋襄公而進晉悼公悼

公三王之亞也春秋以來一人而已即位以後任賢

使能功德不可勝紀觀其始立曰及此豈非天乎臨

之以天不與弑君者以立君之權無所歸德也曰立

而不從將安用君正之以大義懼其以廢立為嘗試

且恃立君之德而執利權以亂國故逆折之也曰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明非乘亂苟利汲汲然必於得國

而後已其後諸臣違約者吾得執前言以臨之也又

左傳卷十七 金 六
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歆之以福使有所慕則是不
共從君者神所禍使有所畏故曰天曰神懼之也語
止四五十字而經權互用剛柔並濟如此乃得之十
四歲之童子不亦偉哉漢文帝初立其所以應對諸
臣者得爲君之體亦悼公之流亞與賴韋問曰書弑
君悼公不能正其罪何有於賢其逐不臣者七人不
臣孰大於弑君而與於弑君者無與焉可乎曰書之
弑雖自利以利國也故春秋書晉書名夫周子之賢
聞於四國書迎而立之爲國明矣奸臣之自爲計者

必廢明而立昏故桓溫欲廢簡文而馬允贊誤立光
王書之爲國明矣且書執國政而得民心其勢有所
不可動則反經而用之可也○按不臣七人當是教
導厲公爲惡者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也○凡人
君之興國家之治莫不由於用賢悼公三駕功過桓
文左氏於其初入先爲提出官人一段而結之曰所
以復霸將此要緊處十分提明與後世人主看真是
苦心其敘晉文復國則於其出亡時急書曰從者狐
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外傳于齊桓之霸極

左傳卷之五十五
張其烈則結之曰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
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皆是古人喫緊爲人處不可
輕易讀過○吳正名問曰古今人君未有無明知忠
斷腹心之臣爲之謀主而能大有爲者故桓公之得
國以鮑叔文公之得國以五臣獨晉悼公異於是其
在周也未聞有人爲之先容其入晉也未聞有人爲
之左右而彊臣大臣拱手受裁發憤修政四鄰畏服
者何哉曰吾於此而知德義之大也夫悼公在周以
幼穉之年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其德義服人者素及

其人國經不近迂權不傷詐則舉朝之君子皆其腹
心豈必植私黨樹舊人以自固如後世人主專倚藩
邸之臣者哉是故內無所援外無所輔以獨身而履
危疑定大業古今以來惟悼公一人而已又問曰悼
公功德幾於王者而名烈不及桓文何也桓文之業
在於尊周攘夷悼公三駕不過爭鄭考其行事於尊
攘之義闕焉弗講是以遜於桓文耶曰然漢高帝爲
義帝發喪雖無關取天下大計却人心於此踴動是
一機括所在故知成大業者最要揀擇名義名義旣

正以才智輔之便自省力多許後世奸雄欲圖大事
收人心而先背禮犯義以撓天下之怒失豪傑之望
者抑何愚哉

魏世儼曰子輿氏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子瞻謂伊
尹不以天下動其心悼公師其遺意若視得晉國重
大則必制於強臣矣

彭家屏曰晉人迎立悼公悼公曰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漢人迎立文帝帝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英主
濶達氣象大約相同然晉悼逐不臣者七人而不正
書偃弒君之罪未免以得國爲利厲之賊臣悼之功
臣也以悼之賢而不能討賊若宋莊齊景又何責焉

楚納魚石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杜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城杜皆宋邑

古洽反郟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杜如字邾

古報反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穆文熙曰以三百乘成

之而還書曰復入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逆

而立之曰入杜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曰復歸

杜謂身本有位本國迎諸侯納之曰歸杜謂諸侯以言

而復其位則書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謂諸侯以言

有復其位則書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謂諸侯以言

皆曰歸以惡曰復入杜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林宋人以楚納五大夫於彭城為患害

西鉏吾杜宋大夫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國

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

恨不足此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

以間吾覺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杜崇謂楚今取彭城以塞夷庚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

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彭士望曰此語使楚聞之可使吳晉及語侯聞之亦可七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昔文公成霸而致安疆之功在僖二十八年

亦以救宋始事故敗楚遂成數世之霸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

靡角杜宋地之谷楚師還杜畏晉疆也○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

而不能服楚也

魏禧曰警峭似國策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甯夏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齊姜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杜梓以自為櫬。與頌琴。杜

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杜穆姜成公母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杜言且姜氏君之妣也。杜襄公適母詩曰：周頌

妙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任得妙莊

與也偕偏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魏禧曰：子孫之事祖與父，視此矣。人有不葬祖而先葬父者，俗儒且以為情所當然，甚哉。

城虎牢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此却有理杜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

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杜盟誓之言○甚是而後其誰

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謂免我身不叛楚我死則秋七

月庚辰，鄭伯斃。卒於是，子罕當國。杜攝君事子駟為政。杜為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杜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亦是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

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張洽曰：彭城非宋有

也。霸王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霸王當討。知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子奪之正也。

武子曰：善郕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杜：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郕。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杜：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杜：言復憂齊叛。○瑩將復此時齊之弱甚矣。瑩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杜：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杜：請齊人應命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杜：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杜：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

能用善謀。杜：傳言荀瑩。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夫皆會。杜：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杜：如孟獻子之謀。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

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

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

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于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魏禧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逼之春秋多用此法

晉爲吳合諸侯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杜鄭服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彤。而杜外杜與土水名外句盟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杜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杜以其道遠故使魯

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趙鵬飛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足成鼎立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凌穉隆曰按晉以楚疆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

內以分楚勢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為項王其謀蓋本此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

杜致仕

晉侯問嗣焉。

杜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讎也。

將

立之而卒。

杜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

杜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

職歿矣。

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

杜赤職之子伯華

於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

杜各代其父

於是能舉善矣。

稱其讎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也。

杜屬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

矣。

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杜林官亦位耳

建一官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左傳紀世錄二
之是以似之

杜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祁奚有焉

魏世倣曰小人以舉仇爲難君子以舉子爲尤難仇而才不但存大公之心者能之稍能克已者卽能之子則有自譽之嫌而揆上下之疑嫉來讒慝之口使非奚之忠而無我悼公之賢而不猜安能如此

彭家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祁大夫內舉不失親外舉不棄仇其風尙矣非公忠體國心無私累能如是乎後世如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舉謝元曹彬之舉曹瑋皆由是道歟美開于先風動于後故可行其意而不疑也

魏絳上書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杜陳次也於曲梁地晉魏絳戮其

僕杜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林為我執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林自來陳何辱

命焉。禧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杜晉侯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脫無此二人一止

成賢君一莫大之過嘗念仁宗于李時勉羅汝敬楊夏

惜諸大臣進不強諫退不補贖合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林懼不討而有死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世魏

又以此罪累及揚干本無罪可引從不能致。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杜言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杜致尸于司公

跌而出。林悼公感悟乃匆遽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以絳為重過敢以為請。杜請使無死

可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林反自雞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杜羣臣旅會今欲顯張老為中軍司馬

魏禧曰謝罪之言柔而勁悔過之言切而婉如此君

臣可歌可泣

魏世儼曰趙奢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如絳之為而

行之過峻未免策士之習若平原始欲殺奢終以為

賢薦用之不愧悼公矣

伊侃曰人主殺疆項之臣大抵申救者激成之蓋盛

怒之下力爭其無罪殺之有惡名是猶以水濟水也

欲其齋顏認過豈可得哉赤不辨絳之無罪且下有
罪二字又曰不避難不逃刑然絳之賢即可見雖暴
主聞之氣漸平矣况悼公乎

穆叔拜鹿鳴

穆叔杜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杜在元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

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過渠杜

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杜小雅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杜首鹿鳴四

曲則穆叔一拜謝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杜薦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左傳經世少襄拜鹿鳴一卷十一

以享元侯也。杜伯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杜伯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作樂。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杜伯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

奉君命而來。嘉叔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杜伯

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杜伯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

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

問之。訪問於善。為咨。杜伯道乃謂之咨。咨親為詢。杜伯戚之義。咨

禮為度。杜伯禮宜。咨事為諏。杜伯政事。咨難為謀。杜伯患難。臣獲五善。

杜伯諮詢。敢不重拜。

魏禧曰。古人不苟如此。所以自處亦所以啟大國之

敬。○按甯武子來聘。為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私

問焉。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一語尤佳。

魏世儼曰。凡使敵國。惟用典禮。則人心自服。小國猶

可取重於大國。况勢均力敵者乎。韓愈氏所謂士不

通經果不足用也。然子產毀晉客館之垣。以納車馬

亦足取重。非執政之賢。當不免矣。

匠慶用蒲圃之櫬

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林祭也。杜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杜魯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杜謂如季孫所議。不成。不終君也。杜慢其母

道。君長。誰受其咎。呂夷簡於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於

蒲圃東門之外。杜欲自。匠慶請木。杜為定。君孫曰畧。杜

以道取。為畧。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杜止。君子曰。志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林此言季文子始

其櫬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

櫬以葬其姒。禧按季孫曰畧。即是無禮。所謂商鞅作

左傳世世沙襄匠慶卷十一

左傳世世沙襄匠慶卷十一

左傳世世沙襄匠慶卷十一

左傳世世沙襄匠慶卷十一

左傳世世沙襄匠慶卷十一

法自繁。魏世儼曰：匠慶可謂忠於季氏矣。諫文子則曰：君長誰受其咎？繼畧所樹之櫟，林氏謂文子無禮於穆姜而匠慶亦無禮於季孫，豈其然哉？

魏絳和戎

無終杜山戎國名子林爵也嘉父林君名使孟樂杜其使臣如晉，因魏

莊子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

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大義深算，盡此數語後，我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世喜邊功者，全不知此語。聳夏訓

有之曰：有窮后羿。杜有窮國名，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杜怪

不次，故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杜居遷于窮

問之。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爭相

立羿遂代相號曰恃其射也。杜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反莫邦圍羿賢臣皆而用寒泥。仕

反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氏好讒之子弟。彭

士望曰時晉悼必有嬖臣引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之田獵者故絳言危盡如此。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林夷羿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

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杜信泥詐羿猶不悛。杜

也七將歸自田。杜羿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林羿之

靡。杜夏遺臣奔有鬲氏。梁公郭汾陽合為一人。狄

因羿室。杜就其妻妾生澆。五反及豷。許器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杜二國夏同姓

所依處澆於過處豷於戈。杜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林斟灌斟鄩以滅泥而立少康。杜夏后少康滅澆

於過后杼。杜少康子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杜泥因羿室

號失人故也昔周辛甲。杜太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歲王闕。杜過也使百官各於虞人。杜掌之箴曰芒芒禹

左傳卷七十四 和戎二 卷十一 古

泥殺羿而烹其子以

羿之內食羿之子

其子不忍食諸炊于窮門

國門殺之

杜殺之

國門殺之

國門殺之

國門殺之

國門殺之

國門殺之

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杜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杜人神各有在帝夷羿旨於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杜猶數也林有國家

一段俱暗諫好田此四用不恢於夏家杜羿好武有夏

字畧著在伐狄上說杜不敢虞箴如是可不懲

獸臣杜虞司原敢告僕夫杜不及公曰然則莫如和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杜及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趙充國上方畧似此然和戎

若漢唐和親直是苟且卑杜聚居貴貨易杜猶

陋宋則奄奄無人氣矣杜聚居貴貨易杜猶

土土可賈焉禧按謂可以財物一也邊鄙不聳民狎杜聳

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

看他又插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

入此四字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杜傳言

用善謀杜善十一年晉及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

師觸杜皆樂廣車輶車淳十五乘杜廣輶皆兵車名淳

各十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歌鐘二肆杜列

鐘十六為一肆杜列及其罍磬杜皆女樂二八杜十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在

○魏世微曰和戎以正諸華似以未舉本矣然時務有
 緩急本未亦非一定惟主治者善用之戰國趙武靈頗
 得此意○鍾惺曰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孔八年之中九
 明伐南中而後窺中原先著後著皆如此
 合諸侯杜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棗救陳七年會鄆八年
十一年同盟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城北又會蕭魚賜樂辭樂君臣各盡其道如此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不居功賢矣頌不忘規
 詩曰杜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便便左右亦是卒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

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
納不能濟河林晉有戎患則曰虞四境之夫賞國之典
 也藏在盟府杜司盟之府不可廢也林君不可廢而不
受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
樂則賜

魏禧曰靡以夏臣事羿優游歷年之久必有陰圖復
 國而不能者其奔有鬲亦必知鬲之可有為也故終

滅浞而立少康但浞已全有夏土篡王已四十年勢
大根深而靡收二國之燼何以滅浞惜其因時濟變
妙用不傳此古今事仇第一忠臣第一能人後世奈
何以管魏藉口哉至若狄梁公以口舌反唐祚呂好
問以蠟事通國情用心畧同而事之難易功之大小
相去百十矣○又按羿逐相八年而浞殺羿靡逐奔
有鬲又十八年而浞殺相又四十年而靡滅浞計靡
爲夏臣則當羿逐相時年極少不下二十更歷六十
六年始成中興之功則靡亦將九十矣期耄之年猶

能成此奇功始歎古今純忠之臣蒙面事仇計圖後
舉事勢未就中道阻喪而被不義之名冒不白之冤
於千古者必有其人可爲傷心然州吁不殺則石碯
必不灰浞不滅則靡必不灰忠誠之至貫天地感鬼
神固必有以全其壽命而成其功名也與○此當與
論石碯任安世間一段參看

魏世倣曰有窮后羿而下絕不再及和戎只將虞獸
博衍出一大段文字以好田二字點正再接和戎收
束絕好格法

孔尙典曰悼公和戎以服諸侯及諸侯服而戎愈不
敢叛此卽孔明先服南中後謀中原之謀也余謂巫
臣教吳害楚時使子反等見巫臣書卽遣使重幣以
和吳宣布巫臣之罪則可無一歲七奔命之患安在
不可與晉敵哉故羣雄並立必擇小弱者與之和好
而後並力以摧彊大彊大旣服則小弱自歸孔明攻
魏而和吳非忘吳也蓋以魏旣滅取吳如囊中物耳
明太祖當陳友諒張士誠並起之際遣使通好士誠
亦是此意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也。杜具家器爲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此知諸葛
在三百頃田八百株桑也。以爲不使有餘財。公之賢不
負陛下者亦猶自此管樂公之謙退如是爾。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左傳卷之五
六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
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謝靈運以妾與馬唐李聽盛服玩或曰家聲在人若
示衰薄何以見公忠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此二說
者各有其義當文子時宜爲文子當聽時宜爲聽然
後世士大夫爲聽者多爲文子者少卽有爲文子者
馬不粟妾不帛而念國人父兄者少其藏金玉重器
備則又甚多也予嘗謂士大夫身服粗糲而家富資
產雖儉德無足取已○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及平
桓則富於周公又不逮前人多矣

魏世儼曰陳無宇厚施於民而竊齊國季孫行父恭

儉而得魯政齊魯之君一失其柄則無非田季之黨矣惟公孫歸父不黨行父行父宣言於朝而使逐之謂行父之忠於公室則未也觀臧宣叔聞林父之言怒且謂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然則仲遂黨行父逐東門氏顯然可見

彭家屏曰易曰君子用過乎儉書曰克儉于家儉美德也而自上風之斯從風者眾矣季文子相魯而子服之妾衣大布馬食莠稂楊綰相唐制下之曰郭公臧聲樂京兆省騶從中丞毀第舍若景之從表鼓之應桴轉移之機其速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審能敦行節儉為天下先安在既流之俗不可去華而就樸哉夫世之所以日俗於奢者心有所豔爭以是為榮也而律之以聖賢之道則可羞吝矣苟知為可恥何故竭力以事之是在有以動之耳

魏禧曰隋
克陳先歲
歲揚兵江
上同此

莒滅鄆齊侯滅萊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杜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晉人以鄆

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

侯滅萊。萊恃謀也。杜賂風沙衛之。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三語攻取之法。而遂圍萊。杜子國聘在五年

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傅附於堞。杜女墻

土山及女墻。及杞桓公卒之月。杜此年乙未，王湫子小

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

邑三人率別。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共公

左傳經世沙襄莒滅一 卷十一 三

奔棠正與子王秋奔莒莒人殺之。林莒附四月陳無字

獻萊宗器于襄宮。杜無字桓子陳完元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郎。杜遷萊子高厚。杜高厚子崔杼定

其田。杜定其疆界

魏禧曰莒人滅鄆公穀皆以為立其出而胡傳復以黃歇呂不韋釋舍鄆罪莒之義夫黃呂陰為不義小人之尤者鄆人欲立莒甥而莒人能拒則非大賢不能矣舍鄆罪莒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為正魏世儼曰唐恃吳以入鄆楚未復國而唐先滅江黃

恃齊亦滅蓋恃則必驕驕則無備無備則未有不敗者莫敖敗于羅儋公敗于小邾自恃且不可况恃人乎

穆子請立韓起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杜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有

廢疾將立之。杜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杜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不才讓其

可乎。請立起也。杜無忌穆子名與田蘇賢人游而曰好

仁。杜蘇言起好仁。人之當交賢人如此賢人之言足

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杜靖

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恤民

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三傳經世少襄穆子一

卷十一

三

為德。杜靖共爾位正直為正。杜正已心正曲為直。杜正人曲參和

為仁。杜德正直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杜使起為卿遂老。杜厥致仕晉侯謂韓

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杜初為公族大夫今

魏禧曰：穆子以廢疾讓弟，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

乎。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者無所私利。晉

侯謂無忌仁，知言哉。

魏世儼曰：城濮之役，使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枝

軫居之不疑，無忌讓起而起，亦然。古人於朋友兄弟

讓則不辭受，則不讓。君父亦遂聽之，所以異於末世也。

左傳卷十一

鄭侵蔡從楚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杜欲以求媚於晉獲蔡司馬公

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杜子國不順杜不順曰後數十年

童子之口何哉如指掌而乃出自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杜起

師行軍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范文子責士句

之命師行軍而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語自不同迂儒

氣紗帽氣往往不中用如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林果如子子駟子國子國何顏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產之言子駟子國以對童子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伊侃曰王
牛山與程
明道論新
法王雲橋
婦人冠出
曰第須殺
韓琦富麗
耳子國數
語正是半

左傳經世少

鄭侵蔡一

卷十一

五

山對症之

居表

反子展欲待晉

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駟曰周子驕子游子展子子罕子子壽促而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

林黃河水濁一

兆云詢多

杜兆卜詢謀也職

多則競作羅網

謀之多族

杜衆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似是而非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杜晉楚界上

可乎子展曰子展見識自是不同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杜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

會刑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杜言失信得親我

無成林晉以鄭為同姓鄙我是欲杜楚欲以鄭為鄙不

可從也杜言子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必兩必字見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杜子聞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二語老不亦可乎子駟曰詩

云杜小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請

從楚駢杜子駢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

左傳經世世襄鄭侵蔡二卷十一

此一告少通。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
杜鄭大夫 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甯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也。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
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
杜鄭 伯鄭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
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無而卽安於楚。林受盟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辭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爲明年晉伐鄭傳

三傳經世少襄 鄭侵蔡三 卷十一 三

宋災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杜樂喜子罕也為政

為備火使伯氏司里杜伯氏宋大夫司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林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陳畚揭具纒缶杜益鑿

箕籠揭士舉纒汲索缶汲器○畚音本備水器杜益鑿

量輕重杜計人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杜巡

丈度也杜行度守備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

徒杜臣華元子為亂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

名五縣為隧杜起聚郊野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左傳經世少襄宋災一卷十一 說

杜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戌討左亦如之杜向戌治也

使樂湓市專亦如之杜樂湓司寇刑器刑書林

使皇鄭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杜皇

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使西鉏吾庀府守杜鉏吾大宰

典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也府六官之

合司宮巷伯徹宮杜司宮奄臣巷伯寺二師合四鄉

正敬享林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祝宗用馬於

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杜祝宗於四城以禳火盤庚也

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晉侯問於士弱杜

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杜

渥濁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杜何

故自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反竹又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杜古之火正掌火有

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於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於鶉火之柳星

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合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

謂內陶唐氏之火正闕于葛伯居商邱杜陶唐堯有天

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邱主長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辰大火也今為宋星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杜謂出相息亮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相土契孫商之

後居商邱商人閱其禍敗之覺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杜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杜在其君行道則禍亂生殊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孔穎達曰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庇羣臣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庇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魏禧曰於火政知古大臣之遇災不苟於公問知古人君之遇事好學於士弱之對火災知近臣掩過之

足惡於對國亂無象知亂世災祥之無憑

穆姜論占

穆姜薨於東宮。杜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

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三。杜艮下艮上艮周禮太卜掌三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林遇艮之八。前後說

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

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爻不變。愚按乾爻七九坤爻

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七。坤爻用六而

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

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初四五以六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

謂艮之隨三三三。杜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

此變卦蓋艮五隨其出也。林史謂隨非閉固君必速出。

左傳經世鈔 襄 論占一 卷十一 三

林君謂穆姜姜曰亡也杜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杜不久居東宮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咎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林婦人卑於丈夫固在下位杜姣淫之別名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數語是千古論占之法與三卿為主可謂眾矣理同

妙凡凶人及行惡事而得吉占者皆不可不知此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處於此弗得出矣杜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於而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彭士望曰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後事能悔但當事把捉不住耳穆姜巫臣滔滔皆是魏世儼曰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極其才智幾於易姓受命穆姜為公去季孟之言殊無著數豈得以論占為聰明哉

彭家屏曰嘗考穆姜移宮之占益知易之體無定而用無方也凶人得吉卦無德以勝之雖吉得凶也吉人得吉卦宜可受福矣尤必戒謹恐懼至誠不二守正不回以俟休命之自至故彖爻之凡言吉者必先言貞言孚言惕言厲也不然雖吉亦凶也聖人垂戒之義深矣哉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雉苦田反林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林隨人所能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杜猶宜也其卿讓於善其

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曰農收曰穡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杜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

政四段敘法林氏韓厥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

中軍林偃遜匄居已上使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杜厲魴讓起起佐上魏絳多功以趙武

左傳經世少襄子囊論一卷十一

為賢而為之佐。林武將新軍而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杜尊官相

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杜不及晉國必將出師。秋。楚子師

于武城。杜楚地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為十年

秦晉伐秦傳

穆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而歸重於將帥之讓賢。尤為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晉楚所以相雄長也。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魏世儼曰。孫子所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非

自懈也。正所以為必勝也。子囊善於謀國。守勝矣。歷數晉政之美。且曰。事之而後可。亦欲激楚子。令諸臣各得其使。然後再與爭衡。惜楚子不悟。所以終悼公之世。而楚不能與爭也。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杜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

從荀瑩士匄門于剗杜鄭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亦鄭城門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杜二國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杜表道樹也甲戌師于汜杜凡地令於諸侯曰修

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杜諸侯已取鄭虎牢

中肆青圍鄭杜赦宥軍之有過者而後圍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杜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杜恐楚救鄭知武子荀瑩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儆楚人吾三分四軍杜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杜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杜爭當以謀大勞未艾杜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巳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杜子騑公子發杜子發

公子嘉杜子嘉公孫輒杜子輒公孫薑杜子薑公孫舍之

及其大夫門子杜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杜士弱

為載書杜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與晉定盟

此時者正在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

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杜猶委填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數語亦能應變荀偃曰改載書杜子騑

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不傳 卷十金九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杜遂兩用載書

穆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屈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子駢輩乃欲唯禮與彊是從夫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楚皆疆並從則難鄭人於是為無信矣

凌穉隆曰按秦侵晉晉以饑弗報而鄭方服楚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蓋報秦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忽於其所可緩也

魏禧曰鄭介晉楚二國交伐至於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可謂憊矣守信受兵背盟亦受兵然則如何而可曰當鄭之與晉盟也曰小國不幸介於兩大從君則楚必加師從楚則君必加師鄭唯有亡而已今鄭既以義從君請與君盟曰君退而楚師至必告急於大國凡幾日而達晉幾日出師幾日至鄭之城下共以幾日為期鄭敢嚴兵守國以待君不及期君師未至而背晉從楚者鄭受其罪過期君師不至是鄭力殫而從楚也大國不得加兵矣從楚之盟亦如之或曰

鄭宜從其正者晉為中夏且周親守晉絕楚可也夫從晉雖正而楚甚彊晉蓋有畏楚而不敢救者矣然則先從晉焉其可吳正名問曰鄭與晉盟矣楚來伐未及期晉師不至而楚急攻國且危奈何曰使告於楚師曰晉與吾盟曰大國之至必遣使以為鄭講有期日矣踰期而晉不至則鄭成於大國無罪也願大國哀鄭之民人徼福於先祖無急攻鄭晉師至大國為鄭請命焉大國必勝鄭之從楚蔑有二矣晉畏大國之彊而不敢出踰期而不至則鄭請服晉不得加

兵是鄭長為楚外臣也不然大國去而晉師來守處則怒晉服之則怒楚鄭唯有亡而已如此則楚將不急攻楚不聽而鄭破雖從楚不及期亦可以有辭於晉矣

晉悼公息民

晉侯歸。

伐鄭未得志

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杜施恩惠舍勞役

積聚以貸。

林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

之。

彭士望曰晉臣私積齊臣私施一舉而積是難事宗戚何以不怨

國無滯積亦無

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尤難所以幣更以幣祈禱於神

賓以特牲。

杜務崇省器用不作仍舊

車服從給。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杜三駕三興師也十年師于牛首十

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鍾惺曰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看他和戎全非偷安

言言自有主張事事自有本末
彭士望曰晉饑非節儉則就弱矣報秦服楚全在此
處○興主未有不儉衛文布衣帛冠終至富盛凡富
彊生於勤儉但不宜太刻覈耳知此則可定管商優
劣也

魏世倣曰悼公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徧鄭三分
四軍以儆楚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使彭越
黥布反楚地楚備多力分卒以滅楚隋高潁取陳謂
聲言掩襲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不出數年陳人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而陳始困卽吳之謀楚亦用三師
以肆之故吳卒得入郢也按晉秦爲仇讎楚結秦以
害晉吳楚爲仇讎晉結吳以害楚然楚受吳害而晉
不受秦害者楚好加兵於吳晉則止守其邊疆至秦
師數侵亦不遽圖報復蓋勢敵則力均守易而攻難
此主客之勢也楚再伐吳而再敗吳一伐楚而吳卽
敗秦之于晉亦嘗約楚爲援然侵晉不能大得志於
晉卽櫟之戰晉敗績者晉士魴少秦師勿備爲庶長
鮑武所乘要亦敗其偏師非有覆軍失將如子重子

左傳卷之九
囊之於吳也其後楚不敢出晉乃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櫟之役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歿卒以無功觀此則疆大之敵非有釁可乘斷不可輕舉輕舉必取敗矣○吳人以庸浦之役來告敗於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蓋以楚之疆大勝不可保一或取敗則前功盡喪此宣子不言之隱也先是晉楚爭鄭時秦景公乞楚師伐晉子囊以晉卿輯睦勸王勿許其識不在宣子下惜乎狃於庸浦之役而驕功輕敵卒以取兵耳

魏世儼曰楚莊王臨終戒諸臣曰無德而強爭諸侯不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若使楚之君臣能守其訓息民之舉先晉而行悼公雖賢卿帥輯睦又何以加於楚哉此足爲古今不守先訓者之戒

彭家屏曰外攘必本內安晉欲抗楚而謀所以息民得本計矣然國有經費務施舍則用不給用不給則國病矣故晉悼之崇儉又惠民之本也史載息民之主無如漢文然惜百金之臺衣卓綈之服後宮無文繡霸陵用瓦器躬行節儉以求國有儲侍卒得除民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田租十年不賦可知欲行愛人之政者其必以節用
為先資乎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終

48-12367

